

仿风刻之水 雕无影之风

读罗贝尔·布列松《电影书写札记》

□傅彩霞

阅读《电影书写札记》时，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，这本札记是布列松与自己心灵的对话，这场无声的对白，是他沉浸在自我艺术世界里，聆听自我内心的声音，雕刻自我的艺术世界。偶尔，眼前还总晃动着这样的画面：在无数个安静的夜晚，或者阳光的午后，布列松一个人踽踽独行，一边在喧嚣中找寻内心安静的力量，一边探索着前进的道路与电影的方向。

“仿风刻之水，雕无影之风”，是我最喜欢的书中金句，也是布列松电影极简美学的精髓所在。他运用画面、声音、音乐、剪辑等手段，捕捉电影的神韵与意境，而不拘泥于具象的刻画，就像风和水那般难以言说。如他的电影《死囚越狱》《扒手》。文学创作也应该去追求这种从实到虚、从有形到无形、从庸俗到诗意的禅意芬芳。这种禅意之美绽放在心田，不就形成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吗？

让·吕克·戈达尔曾称：布列松是法国电影，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小说，莫扎特是德国音乐。评价之高可见一斑，这源于布列松的卓越艺术贡献。他不愧是大师中的大师，导演中的导演。

我反复细读《电影书写札记》，随便翻到哪一页，都会吸引我的目光，触动我的心灵。布列松仿佛一位不苟言笑的教授，用最精练的电影理论告诉读者，艺术创作的精髓和真相所在，没有一句废话，也没有晦涩难懂之句，处处留白，余味萦绕。恰如法国作家、诺奖得主勒·克莱齐奥在《序》中所言：“这些文字不仅仅是这位资深导演的日记，而且具有更深刻的意义。它们是伤痕，是痛苦印记，是稀世珍宝。在我们这个夜晚(为点亮银幕之光而必须到来的创作之夜)，这些文字宛如灿烂的群星，为我们照亮了通向完美的简朴而又崎岖的小路。”

感谢布列松的艺术引领，照亮灵魂之旅，让我们在探寻人类精神的艰难跋涉中，有了足够的自信、前行的底气。不由暗自感叹：小书不薄，自有天地；寸心视界，万里意境。

如果你也喜爱电影，热爱艺术，不妨翻阅这本书，倾听布列松的心语，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

二十几年前，书店的生意还非常红火。人们对书籍怀有一种发乎本心的崇敬和亲近。行人路过书店，即便不进店门，大多也会满怀向往地冲店内张望几眼，这种“行注目礼”的礼遇在当时是书店等少数行业才能有的殊荣。

那年，我所在县城的步行街刚落成，油漆未干的几百米街道一气开了八家书店。当时的图书可谓种类齐全，包罗万象，从懵懂的少年到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从城里的上班族到进城购物的乡亲，从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到文化不高的普通百姓，都能在书店里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书籍。他们手里拎着刚刚淘到的“宝贝”，仿佛过年拜门子一般，脸上挂满了喜色与亢奋。

记得国学类书籍是当时书店里的抢手货。蒙学经典、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、诗词歌赋，乃至晦涩幽深的易学典籍都是畅销的品类。“国学传家宝，书香继世长”，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笔墨文字，凝聚着华夏儿女数千年的智慧结晶与处世箴言，代代传承本就是刻在国人骨血里的共识，若家里请回几本国学典籍，哪怕原封不动地供奉在那里，也会觉得室内立时有了墨香萦绕的雅致，格调好似拔高了一大截。

文学佳作在当时同样卖得不错，此时的“茅盾文学奖”“鲁迅文学奖”等文学作品是文学爱好者们奉为圭臬的精神食粮。一部上乘佳作，常常令人或拍案叫绝、击节赞叹，或掩卷长思、回味无穷，让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，读书读到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。

通俗文学则分为武侠和言情两大阵营，后来又衍生出玄

幻、修真、仙侠、科幻、悬疑、都市等等品类。一套套动辄几百万字的连载故事常常令读者们趋之若鹜，乐此不疲。只是此类书大多租者众，买者寡，多是世人为了业余消遣、聊解烦闷，图的不过是一份热闹，用来消磨时光。

订阅报刊更是那个时代风靡一时的潮流。男士多偏爱《特别关注》《读者》以及政治军事类题材的刊物，女士则更钟情于《家庭》《知音》等富有生活情致的读物。据一家书店的老店主回忆，当年最热销的期刊，一期能售出两麻袋之多，用麻袋装杂志或许是店主几分自鸣得意的戏言，但在那个真正全民阅读的黄金时代，这般盛景亦非绝无可能。那时报刊的进货量大，常有过期杂志需要处理，记得一家书店门前摆了张折叠床，上面常年堆满特价报刊，从早到晚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

那个岁月里，周末闲居，异地出差，或是浮生偷闲之时，人们总会去书店挑几本心仪的书籍，或塞于行囊，或置于枕畔。旅途之中的火车硬座上，午后庭院的藤椅摇扇旁，但凡得些闲空，便去书中寻找“黄金屋、颜如玉”，在精神的世外桃源里遨游一番。书籍，是那个时代慰藉无聊的调味品，是调味生活的滋补品，更是滋养精神、提升素养的必需品。

岁月流传，电子产品飞速迭代，纸质书香慢慢被电子光影所替代，书店也渐渐被时代浪潮边缘化。这些年来，数以万计的民营书店黯然落幕，硕果仅存的一些书店也多是社科书籍锐减，仅靠一些教辅产品勉强生存，早已不复当年传统书店的样子。

所幸近段时间，国家出台了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，旨在通过制度保障，营造全社会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的浓厚氛围，这于困顿中的书店来讲，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，有了政策的倡导和保障，定会再度唤醒世人对书籍的热爱，对阅读的热忱与渴盼。古人云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此语置于多元价值并行的当下，虽已不合时宜，但读书赋予人的裨益与深意，终究不言而喻。书卷的力量，亦永远不会因时代更迭和社会变迁而黯然褪色，只会在岁月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。

好书可遇不可求，宛如人与人的缘分。

幸运的是，2026年之初，我在浩如烟海的书籍里邂逅了《电影书写札记》，让我有怦然心动的感觉。

《电影书写札记》是法国资深导演、编剧罗贝尔·布列松的工作日记，也是他唯一的著作。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五万字，却是有史以来关于电影的最重要书籍之一。阅读书里的那些箴言警句，似闻松香，如逢春雨，只言片语中的智慧自然流露，言简意赅的哲思弥漫诗意，它不仅是布列松对电影探索的独有感悟，还从侧面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影片，更是艺术创作的共同奥秘。

札记，无疑就是心得或随时记录所闻所见文字。《电影书写札记》并非满汉全席式的铺陈，精致简约，自见内涵。它是布列松一个人的电影心法，凝结着他对电影的直接体验与领悟，发人深省，回味无穷。在此，抄录几句：打破平衡以便重新平衡。有声电影发明了无声，而你又做得最好，这才叫灵感……

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，看似平常，实则非常传神，有密不透风的思想。布列松对电影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和独特见解，让人心神振奋。艺术是相通的，文学与影视艺术有天然的亲缘关系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，在创作和欣赏上有异曲同工之处，可相互启迪，相互借鉴，相互赋能。

“是思想，就要隐藏起来，但还得让人能够发现它。最重要的思想就是隐藏最深的思想。”布列松如是说。小说创作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小说中的人物身着作者为其量身定制的“隐身衣”，游走于故事的脉络之中，时刻充当着作者的代言人。读者透过人物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得以窥见其背后潜藏的思想隐喻与未言明的深层内涵。

布列松在电影界是很多名家大师的偶像，华语导演侯孝贤就是其中之一，我偏爱他的《刺客聂隐娘》《童年往事》。“我的影片首先诞生于我的脑海中，然后死亡于剧本上；它又通过我所使用的活人和真实物品复活，然后又被杀死在胶片上，然而一旦被摆放在某种秩序中，被放映在银幕上，则像水中的花朵跃然而生。”布列松这段“两次死亡，三次诞生”的经典语录，曾深深影响侯孝贤，也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名言。在陈鲁豫对话朱天文的访谈中，身为侯孝贤“御用”编剧的朱天文，在解读这段文字与电影创作的契合之处时，还打趣道，自己早年曾误认为此话是侯孝贤的原创。

书店旧时光

□肖刚

